

神怪小說 (卷下)

埃及金塔剖戶記

說部叢書
第十初集
編七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發行

埃及金塔剖戶記卷下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金鑑
長樂林雲飛

第一章

夏馬之從特薩斯逸出 船人墜夏馬之於海中 夏馬之出險島嶼 夏馬之歸阿蟠司山 阿猛尼亨圓寂

余迺迤下樓。遂至廣庭之中。距一句鐘。破曉矣。無一人醒者。縱使嗜飲之人。至此亦覆其盃。跳舞之場。至是亦罷其會。舉城寂然。余徑至城下。有兵官坐巡。着厚底之衫。呼曰。來者爲誰。聲出布禮納司。余曰。賈人也。自亞力山大費貨來鬻。宮中房老宿衛者飲我。故遲遲歸耳。語時變聲答布禮納司。布禮納司已覺。僞作惡聲報曰。宮妾留人。乃遲遲至是。意彼宮中曲宴。漏盡始罷耶。然汝爲賈人。今夕口號。是否爲賈人二字。設爾不知者。則趣歸款宮門。遲明歸未爲晚。余曰。將軍今夕口號爲鶯吞禮。是乎。

吾長年走江湖從未見軍中將士如將軍勇而好善者布禮納司曰然嚮吞禮大將也忽而嚴整忽而柔媚老夫與彼周旋久殊不謂然故能知其流弊然彼人重有權尙何語耶余趣行而布禮納司故與余款語以邏兵來去接迹故僞爲此態及邏兵去稍遠城下無人布禮納司微語余曰行矣夏馬之此其時耳鞠躬附耳速余行且曰爾後此須念老將當君危迫時以頭顱出孺子於難憶之憶之我昨日甚欲與孺子北行願乃弗遂殊爲可惜語已布禮納司口中佯度曲以示整暇余急與之道別憇憇出城迨余出險後聞翻城求我不得然四出邏偵遇卽殺之嗟夫此遭非老將軍余不免矣而布禮納司僞以語告人言夜半時見余着羽衣背長二翼萬飛出城而去因之宮中大鬨以布禮納司爲實布禮納司謂當余飛越出城時駭然幾不能步布禮納司妄言人能篤信者以余平日能禹步禁勒意長翼亦神靈之事且駭爲妖祥議不已此事漸傳及埃及余名愈震而黨人尤信服不疑謂余之道術必不能是是必上帝召赴玉樓也此時尙有謠言言夏馬之若更蒞埃及者埃及之自由必

矣。然久盼乃至。而格魯巴亞聞余逸出。亦大駭。蓄疑不可止。遂以兵船至賽利亞。賈船中。尋括不能得。至於後此如何得我者。吾書當詳述於後。

余遂遼查美鸞之言。往覓估船。果張帆欲曉行。余出書示船人。船人讀吾書。注視久之。無一言。余乃登舟。舟旋行。趁河流下駛。至於河口。無一人詰問者。行時過萬艦中。遂出口外。風乃大至。以前夜中揚大風。此夕風力尙勁。舵工頗震震。思迴帆入西納斯少駐。然風激浪高。舟不能轉。迨曉。風勢乃益恣。遲明桅盡折。余舟顛簸不止。余着大衫。立近舵樓觀風信。衆皆震懾。余獨夷然。衆皆以爲神巫。謂有妖術。思欲寘余海中。而船主雅弗欲平明風少息。未及午。風復煽起。午後四旬鐘。余舟望見小石島。卽西普拉斯島鼻也。名得那利敦。是處有大山曰阿利巴。余舟乘風至其下。舵工斗然見巨石。浪花激石噴沫。接天乃大驚呼。復見余危坐。弗動。益信余爲神巫。將抉余入海。祭海神。此時船主爲衆讓所動。亦默不一言。於是諸舵工咸近余前。余起而言曰。爾輩欲納余海中耶。趣爲之。第吾入海後。爾輩咸無全地矣。余此時心中殊不

戀此殘生。且甘死如飴。卽入面神母意。昔司亦殊無怖懾之意。以余死非畏罪自裁也。蓋余半生困苦悲傷。久不以生爲樂。今日復益以危險。如何堪者。呼曰。衆來衆來。目待死。風濤澎湃。沈浮者再。忽有巨木。一支衝及余旁。余力擊之。而巨浪如山。若瀉萬斛之泉。幸余幼時日游於尼爾河。解鳧水術。乃傍木徐浮。弗以大力與浪頭爭勁。少須復近。余舟之次。而衆舵工咸立舵次。集視余死。余隨木飄蕩。口中怒詈不已。舵工見余面黛盡退皎然。白皙益大驚。咸仰跌於船上。余久之至石島下。甫近島際。忽見巨浪衝船。船覆。船人無一全者。此次大風時。彼格魯巴亞正遣遜舟出海。值余亦死於海。以此之故。國人咸謂余死也。

余隨浪嚮石島海風嗚嗚。海水撲余而海鷗爭飛。余頃啞啞作聲。余諸無恐怖。一聽造化忽而甦醒。自愛性命之念復萌。乃緊抱浮木。隨浪升沈。升時幾接雲脚。有時衝落海窪之內。如是久之。忽見石島已面。余前巨浪前激聲。淜淜然。余在嚴風震撼中。

尙聞迅雷而怒浪抵石作怪聲浪頭高至六十餘尺余身竟隨之上下仰見蔚藍之天與浪低昂自念必無生理巨木在抱爲浪反震時觸脅而痛金錢處囊中爲水所激重力亦逾數倍余顛頓久欲沈矣昏憊中歎見海上有青燈如球破浪而出時明時晦爲狀萬變如披圖畫凡余一生事迹悉現於燈影之中耳中但聞海鷗猶似當日宮中聽海上浪聲及格魯巴亞陳奏雅樂自鳴得意時一切境界觀之滋雋妙昏然遂暝

余忽爾甦醒覺五官咸憊張眼時見數人狀甚溫藹鞠躬視余余覺似在人之室中因曰吾何爲至是中有一人以希臘偷荒之語對余曰我告新客實博西敦救汝也吾人見汝爲浪所推至岸次如死豕乃爭舉新客至此吾輩均漁人也客宜少臥勿動以客左股已爲浪毀余聞言試動其股果弗動蓋左膝以下已折漁中老人忽問余曰客何名余曰吾埃及估客碎舟於海名曰阿利巴自是以後成以船人曾告余海中大山曰阿利巴吾以此次出重險亦易此名用識一生之險後此人咸謂我阿

利巴也。余居漁家半年。出少錢金贈漁父。久之足疾始愈。蹙而能步。余質幹素勁直。基碩且武。今則跛成老蹇矣。愈後逾時。尙居漁家。習漁業。蓋余此時。僂僂無之。莫審所適。但覺已成海濱漁父。自念半生事業。一無成就。不如以餘年。擲諸是間。尙覺無忤。是間父老頗與余洽。又以余百死出海中。驚以爲神。顧余獨坐及接物。恆露戚容。轉成威毅之狀。故居人見余。恆踧躇不敢狎。蝶余居漁家久。一夕將欲就寢。而心緒潮湧。忽發奇思。欲與神接。不知此時心緒之來。是神遣耶。或余自生此念。亦莫名其妙。所以然。因之膽力堅壯。必欲立遂所求。乃於破曉時。斗起取漁蓑。與主人別。又恐明告。居停將啜啜肆詰問行時。乃以少金錢。寘諸几上。復就几上。撒穢屑以指作書。爲別。曰。此即阿利巴留別之儀。阿利巴埃及人。今渡海歸矣。書旣出至薩拉美城。城亦居島上。余僑居漁家待渡。已而有舟赴亞力山大。余乃趁舟行。船主曰。相佛師。余助之操舟。舟行風善。至第五日。至亞力山大城。城爲吾生最憾之地。已遠見圓頂中。燈光閃閃。自念是間不可久居。乃託故入他舟。充舵工。以力代船值。渡尼爾河。聞估客。

語。格魯巴亞已歸舊京。驚春禮隨至。同居王宮。估客復編爲竹枝。沿路演唱。以勸二。
人苟合穢行。余因探得在逃時。王果以邏騎出附舟至賽利亞。覓估人。邏者舟被風。
雨覆船。人盡死。又言女王司天監夏馬之已於特薩斯城上。朗吟飛升而去。舵工頗。
訝余。不復隨聲唱竹枝。愕然怪余。且見余舉止落落。頗萌戒心。竊竊議余。余自念身。
爲天譴。於羣莫合。勢當絕類而居。至第六日。舟至阿蟠司山下。舍舟而徒。舵工亦甚。
喜余行次。見平疇廣衍。人人咸爲舊契。顧余矯妝作偷荒狀。益之以蹙。乃無知。
余者。日落後。始迤邐至廟垣外。急投入古屋中。然亦不自知。何以至是。且至是。何爲。
大類失羣之犢。爲他牧所引。今復至其常牧之地。然則余此時。果何爲耶。設吾翁仍。
在者。一見吾。至當廻首面內。不吾齒矣。心頗夷。猶不敢遽入。遂處頽垣斷瓦中。向廟。
門而望。隱冀廟中人偶出。少爲間訊。久乃無之。廟門大闢。闌然無人。隱隱見蓬蒿沒。
石而已。憶前此巨石從不生草。今日境狀。胡以遽變。是豈廟廷爲人摧陷耶。然明神。
香火至盛。垂數千年。胡乃棄之。據此而觀。則吾父殆不祥歟。卽不諱。而廟廷亦不應。

如此寂寞。且住僧安往降香。士女獨無一人耶。萬疑交集中。逼不能忍。西日方匿。余匍匐牆西。有類野獵之狗。盤散徑入廟廷。至第一廳事。巨柱猶存。余獨立。四瞭闌無聞。見且陰沈森凜已極。余肺葉相擊。作響。遂入第二神堂。巨柱矗立。凡三十六。此卽余在中加冕管領埃及全境者。然至是仍不逢人。唯余一人履聲反振。作空響。毛髮爲之倒豎。遂由古佛羅聖像之前。逐步入內。至吾翁寢室。古幔仍復下垂。其中有人與否。則莫之識。意是中亦空室耶。因搴幔入室。見古榻之上。長案之旁。有蒼髯尊者巍然被僧服。則吾父阿猛尼亨也。余以爲圓寂已久。不爾。當不類陳死人也。尋吾父迴首視。余似漏目光。然亦不甚悉。以阿翁盲久矣。道貌枯瘦如腊。似將就木。蓋吾翁歷無限歲月。無數感傷。無窮憂患。始爲此狀。余悚然矗立。見吾父張其盲睛。四覩欲將見余。余戰慄未言。亦不敢言。思欲逃出少息。稍定吾神。再圖進謁。方欲搴幔。吾翁忽發音吐。徐徐謂余曰。吾兒來前。汝眞叛賊哉。夏馬之汝知。埃及父兄之希望。望汝全虛矣。然猶未絕望大業。尙有可圖。故吾從遠道趣汝來歸。汝不觀吾。尙堅守吾垂。

死之殘生以待汝匍匐來前曉汝之蛇行至此直一穿窬之盜矣。

余愕然應曰嗟夫吾父父失明久何由預省兒歸父曰爾謂吾不知乎但問汝曾否學此道術吾惟知汝故以術致汝至是夏馬之汝眞謂吾不知乎吾恒在無形之中運動不爾吾胡爲從饒智胞胎中引汝降生茲事吾甚悔之非吾得汝何由格恩遺壞乃蒙大辱被重禍至此余歎息對曰幸吾父勿言此父所命令兒力荅殊不能勝今已見斥於人毀其終身受罰滋未重耶幸阿翁憐我勿究前眚父曰茲宜憐耶宜憐者誰實致之非汝自取乎吾所戚戚者尊貴之西伯無因乃爲汝若被重刑而死尤足悲耳余呼曰翁耶事殊不然父怒曰汝非叛賊乎西伯之死死於悲哀汝反無責乎西伯垂死之言曰嗟哉夏馬之爾實弑我由是觀之西伯終始心乎埃及良有道之士也老夫甚惜西伯舉格恩全境如燦爛之穠華捧以授汝汝乃易彼蕩婦加枕之玉臂汝試思之曾從肺腑中籌畫賣西伯及格恩乎彼尊貴之父兄感念故哀恒爲汝惜尤恨神靈之阿蟠司山亦墜刦於汝僉壬之手今其地力所出悉爲人有

神僧不能寄食散之四方今茲僅有老衲在是余亦垂朽但餘有知之智識懸數茲廟日晚坍塌委諸蔓草即古塔所藏之寶一夕亦盡委爾之襟上汝不憶當日誓諸神前舍身爲國今收局乃復至此余到此田地不特自悲亦爲汝悲須知天之降罰咎專在汝千古國恥汝一人當之矣結果之時徒留一悲哀情況九幽之獄關門待汝汝知之乎試問汝今安往者吾目爲哭而盲凡汝所爲均得之歷歷彼人方將穆汝行蹤不爲吾得而今日叛賊乃得身近吾前令吾力唾汝面汝忤逆悖理在法廳逐汝荒裔語已長歎起諸座間顚頓撲余執杖力毆空氣方父前時兩膊高舉余覩之悲傷極矣父忽爾大呼立僵於地口中噴血如泉余力趨挽老人令起老父起時尙模糊語曰彼果吾子目光澄然可愛凡吾所言匪不從令如禮春之長花草在在生機今如何者今如何者聲響漸微餘聲尙曰吾其死耶氣壅喉際語乃稍止已而深仇尙足圖復勉爲之或可獲赦於天彼處有藏金吾儲之久矣阿度那必能告汝復曰夏馬之在是耶余曰阿翁不孝侍此父曰夏馬之爾所犯過惡須謀所以償之

嗟夫。余心痛徹矣。行矣。行矣。父臥余臂上。氣息漸微。遂奄忽而化。凡此即余與吾父王族之阿猛尼亨。末次把晤也。茲永決矣。痛哉。痛哉。

第二章

叙夏馬之末次之悲戚 夏馬之號援於神母意昔司及神母許可之言 阿度那述遺言

余抱尸於手。坐地上。注視不已。自審如被天刑。四壁洞黑若漆。惟余與父尸同處此洞黑之中。此一句鐘中悲慘之懷。萬紙萬筆不能殫述。卽人生幻想噩夢。及肆筆作極哀之詞。描摹亦不能肖。悲極復圖自裁。摶刃尚在腰際。思用此刃斷茲悲哀之綫。則靈魂即可自由。噫。吾若自由。靈魂一舉往面列聖。將聽彼刑戮。甯自由耶。則我又何事圖死自困。旣又自念與其處。地球之上。彼此慘慄之狀。似較勝於身入冥司。備歷地獄變相也。卽彼陰中嚴譴。胡不靜俟其來。乃急急自就斧鉞。於是慘極哀哭而已。深咎已往之事。如同鐵案。不能一字洗伐。復大哭。至於聲嘶。猶不止。而極靜中。都

無哀弔之人。所迴聲相答者。但余之哭聲。觸於空響而已。情狀慘戚已極。而靈魂外
越。衝突於黑暗之中。覺附吾體者。已無一絲知覺。知此身爲明神見棄。置諸人類之
外。因之戰慄愈甚。似死氣積壓吾身。幾欲逃出廟外。以待遲明。再入備殮吾父。旣而
又思。深夜之中。去將安往。而羣柱林立。又何從得路而出。因之復坐戶次。輾轉百思。
知無可逃之地。忽而汗出如瀉。覺靈魂已出軀殼。尙微有知覺。乃大呼。意昔司神母。
神不與吾接久矣。余亦以負罪。不敢禮神也。至是呼曰。神母。意昔司。願母。蠲其怒。息
其悲。雖母旣怒且悲。幸恕。一閒隙之時。俯聽我言。我爲神子。亦神奴也。惟母過愛。故
遂入彼罪罟之中。然母爲天后。統領神州。靡所不知。靡所不能。卽我深哀極慟之情。
母當審之。今願我母大沛慈悲之心。與怒我之心。相埒。廣開慧眼。燭我窮途。然後再
核。弟子改過遷善之數。乞念弟子心血。已奔瀉於極悲之地。蕩我靈魂。不復歸宿。且
此靈魂爲母所賜。幸我母憐而捨之。我非至於萬種哀危。亦不敢闡然哀母。今之所
以告吾母者。均屬神靈之言。無敢雜以妄念。母慈幸念兒。即母盛怒難釋。則乞母。

速盡兒命。此時哀憤危切之情。萬非生人所堪。不如死爲樂也。余且號且跪。引手向空。而招咸言樂死之言。

語未已。而報章至矣。余忽於陰洞之中。忽聞埃及音樂之響。少須有月輪出諸殿隅。月角森挺。隱隱出於陰雲之上。月光黯淡。中有神蛇一狀。至兇猛。余二膝不復長跪。竟委於地。微聞雲中作溫煦之言曰。夏馬之爾爲我奴。復爲我子。我聞汝祈禱之言矣。汝哀我抗言以籲。竟足感我。我亦不念前眚。但叙今日之情。吾邇來不與汝接者。以汝所爲棄我如遺。深亦不願見汝。今日之來。正欲令汝恐怖知罪。亦所以示罰於汝。須知爾籲我至此爲事。非易易也。余呼曰。尊天慈母。請卽殛兒。兒罪無垠。兒此時仔肩不能更荷災害矣。尋聞雲中語曰。是爲災害耶。是羹羹者。不能負荷。嗣此更有重於此者。汝何能任。天下死生興亡之介。須觀定力。汝不任此。能有定力。任彼耶。夏馬之。吾今亦不殛汝。亦不怒爾。爾以哀痛之情籲我。爾聽之。爲褒爲貶。吾皆適中。政令又由吾出。余若稱汝。亦不明示於人。卽示罰亦然。須知事由汝敗。至於後來意旨。

司三字。特爲埃及記念之物而已。汝惡稔矣。將被嚴譴。吾已預告汝於先。爾生前已被罰。後來身落冥司。亦不能遞釋汝誅。余今示汝以明路。此路足以遷善。汝須往踐。惟踐此乃可自脫於難。行時須以謙冲。且當茹苦。久而久之。則爾之運遂。或履於泰。余亟問曰。神母兒。自今以往。無冀矣。神曰。此事汝旣行之矣。若卽真者。此事自關氣運。格恩永無自由之日。直至諸明神之廟。一一蕩爲瓦礫。他人入主吾疆。年復一年。以人民質。彼爲奴隸。新教亦自是而昌。塔影不滅者。教亦不滅。新教與塔影相終始也。天下形勢之得喪。種族之興亡。年代之修短。本與明神相依附。變局亦隨之而遷。猶之種樹。汝乃萌芽成此惡果。汝亦知此果之成。誰予汝者。嗟夫。彼也。余聞言大呼曰。吾亡其族類矣。神母曰。然。尙有一言許汝。凡滅汝之人。將來許爲爾滅。此吾之定讞。署之刑章矣。迨時已至。汝當更造格魯巴亞行時。我必以造物復仇之心。置汝胸次。此數語爲爾一生收局之言矣。爾前此奈何漫不念我。我亦何樂與爾覲面。必數甲子後。待爾惡果消亡。則我方與爾把晤。然事固如是。自茲以往。爲年尚久。爾當時

時念及明神。神無古無今。均汝所當敬禮。吾兒。爾終當以悔過爲第一義。能肆力造於聖域。爲候正長。慎勿浪擲流光。以沮自新之路。迨至陰沈之歲。汝至吾前矣。汝今卽不見我。而我無微不燭。常在屋漏之中。凡汝一笑一顰。我皆見之。蓋世界有盡。我殊無盡。我尙及見世界之凋殘。久久復能重見再造之世界。吾今息息從汝。汝如何者。我卽如何。汝雖上際明星。下瀕尾閭。明則飲食。死則窀穸。精神百變。我靡不臨視。一心惟盼汝之改過。吾願始遂。凡諸明神。志願悉皆如是。夏馬之爾念之。我能具此神力。勝彼蕩婦害汝之詭謀。汝尙不悅乎。唯事未大集。慎勿明號於衆。以洩吾謀。語止此。爾休矣。聲歇此蛇。遂蜿蜒而沒。雲陰亦散。光氣頓歛。半釣之月。亦微而歸於無。於是萬象都寂。但聞樂音冉冉而沒。余此時。首納襟間。尙以手按吾父戶。寸心忽爾復活。知前仇尙有可復。明神亦不棄予。時已倦極。遂寐。

醒時。微光自屋縫射入。照見牆壁中雕鏤神象。復照見吾蒼髯死父之面。余斗起不知所爲。方余起時。聞有足音。隱隱自甬道入。行步有喘息之聲。似乳媼阿度那聲也。

復聞其發聲曰。是間景狀殆類死者所居。意創廟之人隔陽光不聽入耶。然何以奉之者多此帷幔。安往。媼語時。天已平明。見阿度那徐徐入。一手攜杖。一手提籃。面容較前爲老。毛髮亦加白。餘狀如恒入時。四瞻屋中。尙陰黑。因曰。阿施利長老安往。意豈阿施利趣之出游。然彼盲人。胡能外步。且路黑。何從出。忽而見尸。咤曰。長老。何時臥此。噫。長老神僧也。爲全境人民所屬者。唯此碩果之存。留老身伺彼。今乃沒耶。復聞其咎。余曰。夏馬之傷哉。兒也。汝奈何爲不檢之事。以敗吾家。今汝父何爲者。復曰。我思彼必非睡嗟夫。王孫汝父神僧。其果死耶。媼語時。就呼父尸。曰。阿猛尼亨長老可試。起就吾飯。久乃曰。是何故。至此不已。死乎。傷彼獨居。無人侍疾。哀哉。長老也。因大哭。哭聲反震。四壁皆作迴聲。余伏黑影中。呼曰。媼勿悲。我在此。阿度那大驚。曰。汝耶。乃置籃於地。曰。惡人。汝殺汝父矣。父爲埃及第一神僧。汝忍心令其至是。天譴汝。烏能逃。雖百神棄。埃及令吾事弗成。然尙有神臂。必能殛汝。以汝父曾經明神。以神油抹其髮。汝乃殺之。汝罪重矣。余曰。阿度那媼宜念我。媼曰。我乃念汝耶。汝喰。